

河北戏曲丛书

母子英雄

(評劇)

李冰 金宝山 馬洪林等 編劇

百花文艺出版社

河北戏曲丛书

母子英雄

(评剧)

李冰 金山 馬洪林等 編劇

李冰 金山 執筆

河北戏曲丛书編輯委员会 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以抗日英雄斗争故事为内容的评剧剧本。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家卫国，马本斋领导冀中回民组成抗日义勇军，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我八路军的一个回民支队，转战冀中平原，抗击日寇侵略。日寇想用以华制华之阴谋，屡屡设计诱降马本斋；马本斋在党的教育下立场坚定，毫不动摇。敌人知道马本斋是个孝子，遂将马母劫去，百般威逼，劝子归降。马母深明大义，以坚贞不屈的精神实行绝食，不为所动。马本斋的英雄事迹和马母高尚的民族气节，流傳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并为全国人民所颂扬。当时，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曾颂称为：“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母 子 英 雄

李 冰 金山 馬洪林等 編劇

李 冰 金山 執筆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红桥区道6号) 天津市印刷业管理局北平路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3 11/16 字数 22,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編 輯 例 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河北戲曲叢書”。

二、為了進一步繁榮戲曲創作，提高創作水平，推廣優秀劇目，根據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編輯本叢書。

三、本叢書收編河北省戲曲工作者及廣大群眾創作或改編的現代劇和歷史劇；傳統劇目之特別優秀的整理本亦可酌量收入。

四、本叢書專收編河北省原有劇種及已在河北省流行之其它劇種的劇本。凡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並經過上演，效果良好的劇本，均可收編。

五、本叢書分集出版，原則上每集只收一個劇種的劇本，但劇種不同而題材接近的小戲，也可酌量編為一集；每集編入劇本多少，視具體情況而定，大型劇本一集一個，小劇本一集數個。

六、由於水平不高、經驗不夠，本叢書可能存有不少缺點，歡迎讀者和上演者隨時指出，共同努力編好本叢書。

河北戲曲叢書編輯委員會

人 物

馬本齋——三十五岁，回民支队司令員。

馬 母——五十余岁，馬本齋之母。

李大伯——五十余岁，貧农，农会主任。

小女孩——七、八岁，李大伯之孙女。

李茂才——二十九岁，回民支队中隊長。

馬大壯——二十五岁，回民支队隊員。

韓福順——二十六岁，回民支队隊員。

秀 兰——十八、九岁，农村姑娘。

阿 訇——六十岁，清真寺阿訇。

郭政委——四十来岁，回民支队政委。

小 張——十九岁，郭政委的警衛員。

小 刘——十八岁，馬本齋的警衛員。

白守仁——三十八岁，地主，义勇軍大隊長。叛徒。

哈少甫——三十余岁，义勇軍偵察參謀。汉奸。

楊寿昌——三十余岁，盐巡隊長，伪軍隊長。

王富貴——五十岁，白守仁之管家先生。

崔半冬——五十三岁，国民党員，伪縣長。

山 本——四十岁，日軍联隊長。

豬 股——三十岁，日軍小队長。

佟万城——四十来岁，伪县政府的傳達長。

佟 妻——三十余岁，馬母之外甥女。

四亲信——白守仁的四名亲信战士。

八路军若干人。男女群众若干人。

日、伪軍若干人。盐巡若干人。

第一場 归 来

时 間 一九三六年冬，某日的早晨。

地 点 冀中平原上，东辛庄的田野。

幕 啓 一片荒凉的碱地，土坡上的荆墩挂着霜雪。天上月淡星稀，已是黎明时分。远望可见村落和清真寺的缩影。由村里传来声声鸡啼和清真寺掌教们的呼喊。片刻，秀兰手拿扫盐家具，身穿绿花棉衣，围条浅红头巾走上。她的乌发大辮垂在背后，两只大眼炯炯有光，是一个十七八岁、俊俏可爱的姑娘。

秀 兰 (唱) 月殘星稀五更天，

陣陣凉風刺骨寒。

家家戶戶齊下地，

扫土熬盐度荒年。

回头我把大媽喚，

大媽，快來吧！（馬母內應）

这里的碱土厚能够多出盐。

〔馬母手拿扫盐家具，身穿黑褲、蓝袄，围块方形深灰色毛巾走上。〕

她虽年已五十余岁，但仍身强力壮，說話和善可亲，是一位慈祥、

善良、喜爱劳动、待人热誠的农村老人。

馬 母 (唱) 不靠水来不靠山，

平原上全靠种庄田。

怎奈这地薄土又碱，
十年九灾不收粮棉。
那官家不念咱百姓的苦，
苛捐杂税交不完。
兵荒马乱世道坏，
到何时才能过太平年。

秀 兰 大媽呀！

(唱) 若有我那本斋哥哥在，
何用你老受艰难；
若有我那本斋嫂子在呀，
何用你起五更来半夜眠。
大媽呀，盼着我那哥嫂回家轉，
你就能吃好穿好坐享清福过几年。

馬 母 哎，孩子。

(唱) 說的什么苦来道的什么甜，
大媽我明如鏡来清似泉。
本斋他外出二十載，
咱不为發財和作官。
只要他身体强健为国把忠尽，
我在家里吃苦受罪也心甘。

秀 兰 (唱) 怪不得乡亲们齐把你称赞，
都说你教子有方美名傳。
大媽你好比那岳飞之母，
本斋哥也算得忠孝双全。

馬 母 哎，孩子，咱可不敢当呀！古人說的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責”呀！

秀 兰 “国家兴亡，匹夫有責”……

馬 母 是啊！你知道古时候有个花木兰吧？那可是个好姑娘呀！替父从軍一十二載，那才是忠孝双全哩！

秀 兰 ……替父从軍，一十三載……那本斋哥为什么当的兵呢？

馬 母 唉！（回忆地）二十年前，日子不好过，他就跑到关外去了。在关外，受不了日本人的欺負，他就当了兵。来信說，他要給回回爭光，还要为咱們中国爭口气。果然，他就当班长、排长、連长，一直熬的当上了团长，整年帶着兵和日本人打仗呀！

秀 兰 大媽，本斋哥这会在什么地方？有信嗎？

馬 母 （感慨地）咳！天不遂人願呀！打日本打了这么多年，日本鬼子还是占了东三省，他們的队伍就被調到南方去了。以后再沒有来信。咳！但願为主的保佑他，在外边平平安安的我就知足啦。我在家刮点土，熬点盐，一天进点錢，也就能过啦。常言說：冷了迎風站，餓了挺肚行呀！

秀 兰 ……冷了迎風站，餓了挺肚行……

馬 母 是啊！（向天边望了望，振作起来）你看天亮了。来！咱們快扫吧，万一城里的盐巡来了就刮不成啦。唉，熬个硝盐也犯私，这算什么年月呀！

秀 兰 你看，（指另一方向）茂才哥他們刮了那么多了，咱們

快扫吧！

馬 母 对！

〔她二人正欲扫上，突然由村里传来一声枪响，她们惊恐地张望。〕

〔在田野里刮硝土的李茂才、韩福顺、马大壮及其他村民們从四面八方跑上，互相詢問着。〕

群 众 什么事？哪打枪？是盐巡又来了吧？……

秀 兰 (指远方)看，李大伯来了！

李茂才 是李大伯！

〔李大伯急上。〕

李大伯 乡亲们！大家先别回村，盐巡狗子們又来了！

群 众 这……

李茂才 好！叫他們来吧！(站在土坡上，拿出剝牛刀子晃了晃)看！
别怕！咱們回回不是好欺負的！寸草不收，缺吃少穿，他們还要苛捐杂稅，刮土熬盐也犯国法！哼！
反正咱們不能餓死！

四青年 对，跟他們拚！

李大伯 乡亲们！

(唱) 咱們受苦几千年，

当牛做馬无吃穿。

苛捐杂稅似狼虎，

农民的血汗都榨干。

逼的咱們无路走，

这才刮土熬硝盐。

官家又把禁令下，

誰熬硝盐关牢監。

这才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我們要團結起来抗稅抗捐！

群 众 对！

(唱)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團結起来抗稅抗捐！

馬 母 (走出人群)老的少的們，可別把事情鬧大了，自己的人吃亏呀！

〔一陣清脆地馬蹄声由远而近的傳來，群众紧张地注視着。楊寿昌身穿黑色的警服，手提皮鞭，身背盒子槍走上。几个盐巡手握大槍跟上。〕

楊寿昌 好啊！你們这些回回的胆子真不小！（登上土坡）

〔几个盐巡站在周圍，威逼群众。〕

一盐巡 轉过臉去！听楊队长訓話！

众盐巡 听見了沒有？楊队长給你們訓話！

〔一些青壯年紋絲不动，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家具。〕

楊寿昌 对！你們听着！

(唱)政府的告示貼滿牆，

字字行行写的詳：

不准熬盐刮碱土，

硝盐能把腦子伤；

火硝又把彈藥造，

有害治安和国防。

明知故犯好大胆，

定有坏人作主張。

弟兄們！

众盐巡 有！

楊寿昌 (唱) 把他們全都上了綁，

捆到城里押班房！

給我綁！

众盐巡 是！（从腰中拿出繩子就要綁人）

李大伯 慢着！

(唱) 說什麼硝盐能把腦子伤，

說什麼危害治安和国防！

都只为苛捐杂稅交不上，

都只为回回穷苦餓肚腸！

馬 母 (上前) 长官你……

楊寿昌 (凶惡地) 滾开！（狠狠地推了馬母一把）綁！

李茂才 你敢！

(唱) 不怕你官家凶狠似虎狼，

休把我們回回当綿羊！

今天你敢把人綁，

定要跟你拚个短长！

〔群众都拥上前去。〕

群 众 (唱) 今天你敢把人綁！

定要跟你們拚个短长！

楊寿昌 好哇！你們竟敢辱罵政府！給我綁！

李茂才 (冲上前去) 你敢！

楊寿昌 怎么着？(掏出了手槍) 你們这些穷回子要造反，

群 众 (被这种辱骂激怒)就是要造反! (拥上前去)

〔几个盐巡推群众, 保护杨。

楊寿昌 (举手对空放了一枪, 威胁地)哪个敢动!

〔群众一时被震慑压住了。

李茂才 (突然用力的把衣裳撕开, 露出胸膛和裤腰带上插的剝牛刀, 指着胸口逼近楊) 来! 你小子有种朝老子这儿打!

楊寿昌 (看見刀子, 有些惧怕的后退了一步) 这……这小子一定是共产党, 給我綁起来!

众盐巡 是! (上前抓李茂才)

〔李茂才拔出刀子, 一脚踢飞了楊寿昌的手枪, 和楊打起来。群众为保护李茂才也参加了撕打, 几个盐巡胆怯的躲藏。

馬 母 (極力的呼喊制止大家) 老的少的們! 老的少的們! ……

〔就在这种紧张和危险的时刻, 馬本斋、白守仁、哈少甫突然出现在土坡上。他們是由军队上回来的。馬本斋身材魁梧, 声音宏亮, 穿一身黄呢軍装, 披着大衣。

馬本斋 (向着混乱的人群大喊一声) 住手!

群 众 (一齐停止了撕打, 望着馬本斋) 你……

馬本斋 乡亲们! 不認識了吧? 我是本斋回来了。

群 众 (老年人有些不相信, 年轻人并没有见过他) 啊! 你……

李大伯 (向前走了两步) 是本斋……

馬本斋 (也同时走下土坡) 李六伯你好?

李大伯 (兴奋地拉住馬本斋的手) 好, 好。(回头向大家) 乡亲们! 是他! 这就是在外边当了多年团长的本斋回来啦!

〔此时, 群众的注意力完全被这位军官的出现吸引住, 楊寿昌和几

个盐巡也狼狈、惊恐的偷看本斋，并不知所措的向人群后面躲闪。

李茂才 (似乎忘掉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憨厚的上前) 本斋哥……

馬本斋 兄弟你好……

馬母 (早在馬本斋刚出现时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但一时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当儿子和别人说话时，呆呆地站在人群中如入梦境) ……

这莫非是真的？

秀兰 大媽，一定是真的……

李大伯 (肯定地) 可不是真的嘛！

群众 (附和地) 是真的！

(馬母如梦初醒，激动的望着自己的儿子。这时馬本斋也发现了久别的母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停顿，随即奏起了强烈而激情的音乐。母子慢慢的走近了——)

馬母 ……本斋……(声音很轻微，但有些颤抖)

馬本斋 ……娘！

馬母 ……你真的回来啦，孩子？……

馬本斋 ……是真的，娘，你老人家好哇？

馬母 (颤巍巍地点了点头，猛的扑在儿子的身上) 孩子！

馬本斋 (搂住了母亲) 娘！(随后转过身去，伸手摸出手帕擦了一下眼泪)
(乡亲们也都沉浸在这种悲哀交加的感情中。)

馬母 我的主啊！

(唱) 一声春雷震天响，

万物重生放灵光。

水流千遭归大海，

我儿果然转回了家乡。

你二十余载如一日，
娘想本斋此路长。
严寒过去春风暖，
夏天过去秋风凉。
一年四季把儿盼，
日日夜夜挂心肠。
真主面前我常祷告，
保佑我儿得安康。
为国为民把忠尽，
也为咱回回争荣光。
本斋啊，纵然你天涯海角千里远，
娘的心时刻随在儿身旁。
万料不到你今日回转，
喜出望外我泪湿衣裳。

馬本斋 娘：我能回来，你应该高兴。

群 众 对：应该喜欢，这是喜事呀！……

馬 母 (拿起衣襟擦擦兴奋的眼泪)这是高兴出来的眼泪呀！
〔群众活跃起来。〕

白守仁 对：母子团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馬本斋 娘，这是白各庄的白守仁，在国军里当营长。

白守仁 伯母你好？

馬 母 好，好。

李大伯 噢！你是白举人家的大公子吧？

白守仁 是，是。

哈少甫 姑母，您不認識我啦！

馬 母 你是……噢！你是河間城里哈宅的少甫吧！

哈少甫 对，姑母您好！

馬 母 好，你們都是一起回来的呀！

哈少甫 对，我們是从軍数載，一同还乡啊！

李大伯 若非你們来的湊巧，這場風波不知要鬧多大。

馬本斋 大伯，剛才倒是怎么回事呢？

李大伯 唉！官家貼出布告，不准熬硝盐，查住誰刮土，抓去坐班房。天不亮，城里的盐巡老爷們就来抓人，欺负的咱們实在活不下去了……

李茂才 我們就跟狗日的們拚命啦！

李大伯 这是官逼民反呀！

馬 母 差一点把事情鬧大了。唉！你出去这些年，咱这里就沒有安生过一天呀！

馬本斋 (感慨地) 看起来到处都是一样啊！

韓福順 外地比咱这里好过吧？

馬大壮 外边的仗打的怎么样呢？

李大伯 听說日本人把冀东占了？是真的嗎？

馬 母 你們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呀？

馬本斋 娘，乡亲们。

(唱) 提起国事令人心寒，

外国人侵占了大好河山。

九一八事变东北淪陷，

国軍南撤日寇又进关。

全國的人民要求抗戰，
反帝的烽火燃遍了中原。
南京政府不敢抵抗，
賣國求榮割地棄權。
他不顧，中華民族處境危險，
他不念，國難當頭大敵當前。
調遣了，大批的軍隊打內戰，
在西北，圍剿共軍進攻陝甘。
我們的劉師長不服調遣，
蔣介石把他槍斃在西安。
弟兄們被改編調去剿共，
本齋我被革職轉回家園。
胸懷着救國的志向不能實現，
無奈何回家來學種莊田。

李大伯 噢！原來是這樣……

李茂才 他們就是怕硬欺軟，有本事打內戰、害老百姓！

群 眾 就是沒本事打日本！

馬 母 這樣回來也好！

李大伯 你做的對，不能跟他們打內戰去！

白守仁 馬團長，你算到家了，我們先行一步，日后再到府上拜訪。

哈少甫 對，日后再找表哥暢談。

馬本齋 好，我不遠送了，再見。

白守仁 哈少甫（敬禮）再見！（同眾人溜呼着下）

馬本齋 娘，乡亲们，咱们也回家再谈吧。

群 众 对！（欲走）

〔楊寿昌狼狽地走上。

楊寿昌 （向馬本齋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团长大人，卑职有罪……

群 众 啊，他们还没走？！

楊寿昌 （指李茂才）他……

李茂才 是我！你打算怎么办吧？

楊寿昌 請……馬团长說句話，讓他把槍还給我吧。您知道，我也是奉上边的命令，不得已呀！

馬本齋 槍？（見李茂才腰里插着槍）不过你記住，要把我們回回惹惱了，他們就会不客气！

楊寿昌 是是，下次不敢，請馬团长給說个情吧。

馬本齋 兄弟，还給他吧，免得他回去不好交代。

楊寿昌 謝謝謝謝。（鞠躬，又轉向李茂才要槍）

李茂才 哼！看在本齋哥的份上，还給你！

楊寿昌 （接过槍）謝謝謝謝。（狼狽退下）

群 众 （見他的可怜像，哄笑）哈哈哈哈！……

〔音乐起，众人下場。

〔幕落。

第二場 抗 战

时 間 一九三七年八月。

地 点 东辛庄清真寺內大殿前。

幕 啓 在中幕外，炮声隆隆，敌人將到，白守仁惊慌地跑上，丁